



本土文本

满地和绣云 (小说)

□樊健军

有一段时间,绣云和满地的结合让水门村的人忍俊不禁,成了茶余饭后的谈资。绣云是个侏儒,高不过三尺。满地却是个高个子,将近一米八的个头。绣云仰视满地,满地就成了参天大树。满地俯视绣云,绣云不过是他脚边蹒跚的一只蚂蚁。这样的两个人,一个天上,一个地下,再有想象力的人也没法将他和她扯到一块。除了高矮的悬殊,绣云和满地还有很多的不同,她和他天生就是相互的对立面。绣云长相秀气,一张长不大的娃娃脸,虽是侏儒,但没给她留下任何阴影,整日里嘻嘻哈哈的,不愁天不愁地。满地却一身粗犷,粗脸粗胳膊粗腿,整个就是一截憨木疙瘩。绣云的性子温软,说话轻声细气,生怕惊着了谁。满地是急性子,瓮声瓮气,三句话不合心就捧拳擦掌,吹胡子瞪眼睛,恨不能一掌将人扇趴下。狗亏夹尾,满地却不这样,就算理屈词穷,他也是理直气壮,理亏不折腰。

他俩走到一块完全是媒婆的撮合,是喜大脚做的媒,也只有她才长了这个胆子,敢这么撮合。满地家就两间草屋,一个老娘,口袋里布贴布,手心里皮粘皮。身体长得魁梧有什么用,还多耗粮食,有他吃的就没别人吃的。幸好也只有个老娘,否则还不跟着饿死。谁愿嫁他呀,所以三十好几的人,仍旧光棍一个。绣云的家境好一些,也不愿嫁个穷人,何况绣云这个样子,更怕她受了苦。可绣云在太矮小,还不够一条高凳高。侏儒上高凳,够不着,这话的

确没错。有那么多手长脚长的女孩可供选择,谁愿意娶个侏儒呢。别的媒婆说东家道西家,就是没人上绣云家。绣云的父母唉声叹气的,却又不敢对着绣云表现。喜大脚这一撮合,正中了他们的心思。何况喜大脚那两片薄嘴唇,连树上的鸟儿也哄得下地。喜大脚在他们中间穿梭往来,说得天花乱坠,不过三五个来回婚事就成了。满地选了个吉日,将绣云驮进了门。

满地和绣云却不理会村里人的猜测,该干什么就干什么。他们的配合少有的默契。满地锄地,绣云就拔草。满地挑水,绣云就烧茶。摘桐球时,满地上树,绣云就在树底下捡拾桐球。挖薯窖时,满地开个口子,绣云钻进去将土坑弄空了,再交还满地。结婚后,满地的急性子有所收敛,但时不时会发作。上山砍柴时,绣云追着满地的屁股跟着上山,满地走得快,绣云走得慢,满地不得不停下来等她。等得焦躁了,满地就拎起绣云当镰刀一样夹在腋下,三步并做两步朝山坡上奔。砍完柴,他又将她当柴火一样夹回来。满地有的是力气,绣云的重量还不够一捆柴火呢。最有趣的是看露天电影,别人家晚饭还没吃,先搬凳子到场地上占位子。满地却不慌不忙,他个子高,不用搬凳子。绣云非常喜欢看电影,因为个子矮,必须占着最前面的位子,心里着急得不行。偏偏满地不理睬她的着急,一碗饭慢吞吞地吃,一杯茶也慢吞吞地喝。绣云再也等不及了,踩着脚气呼呼地出了

门,场地上已是人声鼎沸,电影马上就要开始了。可绣云走不快,加上着急,整个身子就像只旋转的陀螺。到最后关键的时间,满地才大步流星地从后面追上来,捉住绣云,依旧夹到腋下往电影场上奔去。场地上早挤满了人,满地也不慌张,随便找个角落,将绣云骑到脖子上。结果绣云的位置比谁都要高,谁也阻挡不了她的视线。绣云这才松了口气,双手抱住满地的脑袋,静下心来观看电影。遇上过河涉水,绣云也用不着湿脚,满地脱了鞋,绣云骑在他的脖子上替他拿着鞋,夫妻俩就像看电影时一样人骑人过了河。

也有吵架顶嘴的时候。满地虽然身架粗壮,可嘴皮子厚,要不不过绣云。又不能动粗,绣云丁点大的一个女人,挨上一巴掌还不飞上了天。满地受了气又没法发作,而且从不认错低头的性子也没变,不管做错了什么,从不向绣云服软。满地有满地的法子,为了让绣云向他低头,他在墙壁上钉了好多钉子,将绣云经常使用的一些器物全挂到墙壁的高处。绣云够不着,只有求助于满地。每次吵架,最后都是绣云认了软,主动朝满地靠拢。绣云也有惩治满地的法子,满地喜欢吃咸,绣云偏做淡的,满地不吃稀饭,绣云偏做一日三餐都是稀的,喝得满地捂着肚子直往茅厕里钻。满地的鞋袜草帽什么的,绣云将它们扔到床底下,满地鼓捣老半天仍旧拿不到手,只得拆了床铺。绣云出门时不锁门,满地从外面顶死,尔

后从狗洞里钻出来。满地就算回来了,也只能在屋檐下待着,绣云不回来他就别想进屋子,要不只有破门而入。

三年后,满地和绣云得了一个女儿。怀孕时的绣云几乎成了个圆球,在村子里滚来滚去,惹来不断的笑声。村子里的人早将绣云不能生孩子的猜测抛到脑后了。女儿是剖腹产下来的,继承了满地 and 绣云的优点,也是张娃娃脸,满脸的秀气。身子一天一天往高里蹿,念高中时就一米七了。女儿后来考上了大学,嫁到了城里。女儿不放心满地和绣云,将他们接进了城里。可满地和绣云在城里没过半年,又回到了水门村。从城里回来的那天,绣云依旧骑在满地的脖子上。村里人笑话他们不知道享清福。问满地为什么回来,满地的理由很简单,女儿的房子太漂亮了,连个钉钉子的地方都没有。绣云的回答更可笑,女儿的房子就像个牢笼,不要说狗洞,就是窗户都让铁栅栏箍死了。

后来的日子渐渐好了,绣云骑上满地脖子的机会也越来越少。好多人家都有了电视机,再也不用挤到晒谷场上观看露天电影。原来涉水过河的地段修建了水泥桥,绣云也用不着骑在满地头上过河了。天气好的黄昏,满地和绣云会到村口的路上走走,看看,上天给他们剩余的时间已经不多。返回的时候,绣云佯装走不动了,也只有这种时候,满地才会捉住绣云的两只短腿架到自己的脖子上,嘻嘻哈哈往回走。

□周一
他们叫我玉壶,冰轮,银钩
或者瑶台镜……其实
都和那些欲说还休的念想有关。
而据此提供的托词
就有了聚合的阴晴,别离的圆缺
多少辗转反侧的夜晚
因为仰望,我凝聚了人的体温。
但我不说爱。沉默的轮回中
我只负责收集光,制造力
填充话题中的晦暗
用纯洁,消解沉疴与沟壑。
我庆幸成为一种寄托
在时间的侧面,流淌柔情似水
漂洗孤寂,让梦也现出清晰的轮廓。

□文今
我想说,我并不孤独
虽然我无国籍,性别
甚至没有故乡
我看着世界上的每一个人,也
被世界上每一个人看见
我是每一个抬头看我的人
的故乡
也是我自己的故乡
我看见旋转的地球,云层之下
是涌动的大海
花丛,鸽子,硝烟
我厌倦了人间的爱和争斗,虽
然我没有敌人
也没有亲人
我能读懂人们眼里的悲伤,爱
恋,欢欣,绝望
但并不在乎他们是否读懂一个
四十亿岁老人
银白须发上
绝不寂寞的孤独

□梁永利
我脱去云的薄纱
风在骨里啾啾作响
你是什么万水千山啊
记住一颗树,一壶酒
或者一颗仙丹
我便狂奔两个世界
软绵的稀土是你所要
粗犷的足迹也是你所爱

海上升起来,你给我贴上标签
后羿已进入太阳的黑洞
礁石有誓言,你不会忘记
我的背面,那坑坑洼洼的疤痕

□杨晓婷
我已经很旧了
像一块旧玉佩,悬挂在天空之上
那些在深夜里
收集光与温暖的窗口
有时,我会用清冷的残缺
轻轻划痛你的手指。
亲爱的人间啊
我更愿意明亮,圆满
成为你的另一块玉佩
用影子的方式陪伴着你
走过长长的黑夜。

□倪宝元
不说凄凉,也不说孤寂
所有阴晴月缺,都是我真正的
表达。
我见过落日年复一年的燃烧
我也见过风雨走过,你为我编织
的彩虹
我还在无数次闪电雷鸣之后,
醒悟过
你撒落的漫天星光,既是咫尺
也是天涯。
深空,只是身不由己的抉择
每夜夜深人静,那些敲窗的细雨
多像我欲言又止的悲伤。

□勾婧
我悄悄把天空作为扶手
身居楼阁
但有谁能懂,我那些空白的孤
独?
当我拨开云雾
目睹尘世之中,一些人
在用我的身体沐浴他们
没有谁,把他们的爱
在遥远的大地向我输送
因此,我一次次被云的泪水打
湿眼眸
而我的光里,也曾隐藏着那些
欲说还休的文字
为了忘却,我时常以多种脸面
示人

曾经在树梢、池塘、井中……
也曾将朦胧的爱,注满诗人的
酒杯
我的一生,不过是一种虚妄
而你,只有在虚空中,才能抬
起头
才能,悄悄把我的语句和方言
在纸张中,复活一次

□彭涛
夜幕降临,我悄然登场
我把白光,落在树梢
落在屋顶,落在田野里
为孤独的人,点亮窗台。
谦逊的人,本性也是安静的
微风拂过河面,我的内心
踊跃小小的欢喜,我喜欢凝视
原野空旷,黑夜似墙。
我在高处,也在低处
在夜行人头顶,也在守望者心里
我借来光亮,与夜晚对话
我是一面镜子,也是镜子中的
自己。

□吴华
黑暗中
有多少仰望的目光
天空就有多少个不一样的我
向圆也向缺
更多时候
我像一弯镰刀收割着
时间里的无垠
与空旷
每个夜晚是一本薄薄的诗集
但并不在乎他们是否读懂一
个四十亿岁老人
银白须发上
空白的扉页上

□史焯
若问我的名姓
有人叫我秦时明月,我喜欢
秦始皇一统六合的霸气
听一听赵赵秦秦,复我河山。
天子像阳光,而我是
至阴至柔,活了千万年的孤独
物种
既善于倾听,又能保守秘密
所以世人对我叙相思,向我倒
苦水

我不说话,只默默陪伴。
当我孤独的时候,一把镰刀磨
了又磨
任你把酒问青天。
当我开心的时候,就会画大饼
然后有人轻吟“海上生明月,
天涯共此时”
有时,我是一盏灯
在黑夜里熬尽灯油,只为你寻
找光明
有时,我是一件衣裳
披在行色匆匆的人身上。
有时我还是一枚句号
挂在娘亲熟睡的窗台上。

□王相华
悬挂在天上日夜轮转,从未想过
有那么一刻,黑夜
交出最后灯火之后的安静。
我没有可以隐藏
当所有人,不断走出体外,顺
着各自梦境
游离生活之外
牛家寨总有一盏灯独自亮着。
像遇见圣贤,静坐或谈心
在时间的扉页上
时常会忘记自己身份的那个人
——也是一枚月亮
只不过,他们善于卷起利刃
修剪棱角,借助
六月晚风贯通明暗的经历
与细节

而这一切,唯有月光
与月光的对饮
才有吞下万条江河的生命气象

□冯玥瑛
那一晚,他举首、低头
以唐人姿态,用我
去研磨一个诗人的乡愁。
那一夜,他把酒、问天
以兄长身份,借我
与七年未见的子由共此时。
那一刻,他倚栏、徘徊
以男人情怀,怜我
情愫化蝶,不辞冰雪为卿热。
他们叫我月,可我
多希望他们在叫月之时
再加上一个亮字,一亮千年的亮。

回眸翠微亭 (散文)

□何文斌

我读高一的时候,偶然看过一本介绍池州名胜与风物的书,知道了池州有一座翠微亭。三十年前的社会,很多的知识都来源于书本和报纸,亲眼所见,就得到当地去,那时候的我们,视野还很狭窄。尤其是学生,接受到的知识主要是在课本上。因此对这本书的印象挺深,当然最深的还是岳飞《池州翠微亭》这首诗:“经年尘土满征衣,特特寻芳上翠微。好水好山看不足,马蹄催趁月明归。”我一直很好奇,翠微到底有什么“芳”令这位“中兴四将”之首特特去寻。

后来知道杜牧与此地渊源也深,他的诗《九日齐山登高》就是明证:“江涵秋影雁初飞,与客携壶上翠微。尘世难逢开口笑,菊花须插满头归。”翠微亭就是杜牧在齐山之巅所建造,根据李白“摇笔望白云,开帘当翠微”的诗意取名。岳飞蒙冤去世后,韩世忠在杭州的

飞来峰也建了翠微亭,由他儿子韩彦直书写了题记。

时间就这样流逝,但自此后这二十多年里还颇为惦念,翠微亭如同一位期盼晤面的老朋友一样。遗憾的是池州与杭州的这座同名古亭都早就毁了,现在所见的翠微亭,都是非常晚的时期重建的。尽管如此,却有着曲折而动人的故事。韩世忠感念岳飞的忠勇,根据池州的翠微亭原样建了杭州翠微亭,现存的建筑是1927年灵隐寺方丈慧明法师重建,池州的翠微亭则更晚,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根据杭州的翠微亭复建。

真正知道这个亭子,并不是我想象中的模样,亭子太新了,日常维护的油漆与粉饰做得很粗,在我想象里,此亭应该与苏州沧浪亭类似,除了简洁大气的艺术美感,更具有历史沧桑感。如今的沧浪亭与翠微亭,都源于唐宋建于清末民国时。沧浪亭的特色是:虽在园中

却有山林野逸之感,一反庭院深深深几许的常规,布局彰显“崇阜之水”“杂花修竹”的特色,极富自然情趣。亭子名沧浪,必然要依托“沧浪之水”这个元素大做文章,高端之外的葑溪之水借来为园林增色,以水环园,这是造园界典范景观的再现。

翠微亭则矗立齐山之上,树木葱茏,满目翠屏,悠悠白云下,多“翠”而少“微”,与亭名不符。若非诸多名人的流连与历代诗人的吟咏,这好山齐山、好水长江是在江南山水间腾挪,跳不出其中。

我想象中的翠微亭,是北宋末的周紫芝看到杜牧时留下的旧迹(《登杜牧之翠微亭故基》):“秋草无情上舞台,清江犹抱故山回。紫微郎为谁携酒,斜日西风菊自开。”秋草瑟瑟,携酒而醉,西风斜阳照菊黄。更可以作送别友人的践行之地,如北宋诗人狄敏笔下的样子:“秋浦风光来郡阁,清溪倒影落征

船。翠微亭冠烟霞外,又遇携壶太守贤。”官贤民丰,风调雨顺,送别的淡淡哀伤与天高云淡、谈笑鸿儒的其乐融融。临时起意,上到翠微亭中,多希望是岳岳同时代诗人张炜的《翠微亭》那样:“万木轮囷卧岁寒,一声啼鸟应空山。兴来小立危栏畔,身在碧云霄汉间。”疏立危栏之畔,“引壶觞以抒怀,寄啸咏于高闲”。这也是一种心情,一种行为,一种寄托。

高铁的车轮数倍速于马蹄,早晨从安庆出发,十几分钟到池州。出站就有旅行社,想去哪里,报名填表就可以一步到位。我们的时代,似乎什么都求快,无须催促,静等车子启动即可。当然,我们的生活也少了很多诗意与浪漫。翠微亭,于我而言,经过便是圆满,看到的、听到的,都是收获。期盼脱离了时代,便成了奢望,这并非亭子的罪过,更不能奢求与挑剔。

乡村密林 (散文)

□孙天浩

村里有大片树林,密匝匝的,东一垛,西一垛,四季如云,镶嵌在土地上。春天是含翠的薄云,夏天是稠密的浓云,秋天是起片的瓦楞云,冬天是驳杂的散云,这片树林用了艺术大师的手法,在不变中求变,常观常看不会乏味。有了成片的树林扎根,土地便不再单调,在风的鼓噪下,不仅流动起来,还发出各种各样的声响。秋冬或者早春,风笛在天上鸣奏,树林在地上呼唤。乡村炊烟散逸得到处都是,朦胧得如真如幻,居于斯地,如登蓬莱。相比之下,梭罗独居的瓦尔登湖密林就有些索然无味了。

我家后窗户紧靠一片树林。清晨起床,推开窗,一汪绿色不由分说地扑来,忽然擦亮惺忪的眼,经过梦境,或者没经过梦抚摸的大脑,洗过温泉一样惬意,这时候用古音诵古诗是最适宜的。默数一棵树,吟诵一首诗,千年时光就在那树梢上,铃铛似的挂着。当诵到“绿树村边合,青山郭外斜”时,孟浩然就从村头走过去了。潜意识驱使下楼,赶到路口,伸向远处的水泥路空无一人,徒增兴叹而已。罢,罢,罢!路的这头通向大唐,那头伸向未来,我在岁月的线条里至

多是一个点,是密林里的一片叶。

这片密林是人工林,当初栽下时不过是些小孩子,二十多年过去,越来越威武粗壮,一个个长成了项羽关羽,成行成排,充斥着英武之气。整片林子越来越原始荒蛮了,这是生灵所喜欢的。上层成了鸟儿齐聚的天堂,下面是野兔、黄鼠狼等的住所。密林有了层次,也就有了故事。在清晨,群鸟的齐鸣如同万人大会,声音横向扩张纵向升腾,汪洋恣肆得极具侵略性,村民们心烦意乱了,望着闹哄哄的树林骂。而需出早工又睡得沉的,就得催,说鸟儿都叫了起来了。天一挨暗,万鸟归林,除了局部稍有躁动外,整片树林静若处子。虽说不是“蝉噪林愈静,鸟鸣山更幽”的那种情境,但静和幽有着异曲同工之妙。只要揭开黎明的轻纱,新一轮声浪会席卷而来,日复一日如此,好像日子就停留在上一页不会翻动似的。当忽然觉得日子原来早已走出老远,人也就恍惚一夜之间老了。

读书读到古代狩猎的场景,不需要去想狩猎是怎么回事,因为我目睹过在这片树林里狩猎的宏大场面。狩猎那

天,远远闻讯来看热闹的村民站满了田埂岸上。猎头见势更是来劲,粗声大嗓,指挥着帮手用很长很长的网围住树林。又在四角设伏虎视眈眈的猎犬,然后带着几个人和几只大猎犬钻进林子里去。林子外头看不到人影,但闻里头人喝狗吠,好不欢腾!一番大呼小叫,原本躲在树林巢穴里的野兔们惊慌失措,跑得慢的被狗抓住,跑得快的冲到网上被缠住了,极少数刚冲开罗网,又被守着的猎犬逮个正着。十几只野兔被一网打尽,猎人们收拾家什,围观的人们津津乐道,欢呼大开眼界。这场狩猎很得民心,村民的蔬菜地常常被野兔糟蹋,从此之后安然无虞了。

我和屋后的这片树林相处久了,养眼养心,日积月累有了些心得,譬如春天的树林需要在近处看。看那新绿点染枯瘦的枝丫,从一树蔓延到整个林子,不只是横眉一黛,而是群芳献媚,观者不由得春心翻动,诗情画意刹那间奔涌而出了。冬天的树林需要站在楼上看,特别是下雪的日子,一大片的琼枝玉叶眼花缭乱,如九阙天宫的美女们一曲歌罢犹搔头,摆了舞蹈造型,定格

在那里,气势凛然,寒气煞人。只有夏秋的季节需要钻进去看。在紧挨着的树干里行走,不时抬头透过树叶寻找天空的碎片,现实的紧迫感在心中蔓延,是退出还是前行,需要作权衡。树林密得窒息,隔绝人世,前行需要勇气,而亮光在远远的那头闪着,不进则退有些不甘。在密林里行走,何似在人生的迷宫里闯荡,顺着光阴一寸一寸的台阶,时时作命题思考。走到树林的尽头,便是人生的终了。

日子流水般向前冲刷,侵蚀着原本人丁兴旺的乡村。村民越来越少,鸟儿却越来越多。只有林木不多不少,沉默地看着人口越来越稀疏的乡村,送走了定居城里的小的,也送走了魂归他乡的。剩下不老不小的如我一样的少数留守者,日日与密林对视。人年轻了,树林的杀气就重了,阴森森的,望一眼密林,心里就涌起厚厚的硬硬的寒气。林子里外再也无人涉足,一边睁着怪眼,看着人世间的起起落落生生死死,一边挥舞野蛮荒芜、恣肆横贯的手,要把时光拉扯到春秋战国,乃至于盘古开天辟地的洪荒世纪才罢。

江海新韵



月的独白 (同题诗)

□周一
他们叫我玉壶,冰轮,银钩
或者瑶台镜……其实
都和那些欲说还休的念想有关。
而据此提供的托词
就有了聚合的阴晴,别离的圆缺
多少辗转反侧的夜晚
因为仰望,我凝聚了人的体温。
但我不说爱。沉默的轮回中
我只负责收集光,制造力
填充话题中的晦暗
用纯洁,消解沉疴与沟壑。
我庆幸成为一种寄托
在时间的侧面,流淌柔情似水
漂洗孤寂,让梦也现出清晰的轮廓。

□文今
我想说,我并不孤独
虽然我无国籍,性别
甚至没有故乡
我看着世界上的每一个人,也
被世界上每一个人看见
我是每一个抬头看我的人
的故乡
也是我自己的故乡
我看见旋转的地球,云层之下
是涌动的大海
花丛,鸽子,硝烟
我厌倦了人间的爱和争斗,虽
然我没有敌人
也没有亲人
我能读懂人们眼里的悲伤,爱
恋,欢欣,绝望
但并不在乎他们是否读懂一个
四十亿岁老人
银白须发上
绝不寂寞的孤独

□梁永利
我脱去云的薄纱
风在骨里啾啾作响
你是什么万水千山啊
记住一颗树,一壶酒
或者一颗仙丹
我便狂奔两个世界
软绵的稀土是你所要
粗犷的足迹也是你所爱

海上升起来,你给我贴上标签
后羿已进入太阳的黑洞
礁石有誓言,你不会忘记
我的背面,那坑坑洼洼的疤痕

□杨晓婷
我已经很旧了
像一块旧玉佩,悬挂在天空之上
那些在深夜里
收集光与温暖的窗口
有时,我会用清冷的残缺
轻轻划痛你的手指。
亲爱的人间啊
我更愿意明亮,圆满
成为你的另一块玉佩
用影子的方式陪伴着你
走过长长的黑夜。

□倪宝元
不说凄凉,也不说孤寂
所有阴晴月缺,都是我真正的
表达。
我见过落日年复一年的燃烧
我也见过风雨走过,你为我编织
的彩虹
我还在无数次闪电雷鸣之后,
醒悟过
你撒落的漫天星光,既是咫尺
也是天涯。
深空,只是身不由己的抉择
每夜夜深人静,那些敲窗的细雨
多像我欲言又止的悲伤。

□勾婧
我悄悄把天空作为扶手
身居楼阁
但有谁能懂,我那些空白的孤
独?
当我拨开云雾
目睹尘世之中,一些人
在用我的身体沐浴他们
没有谁,把他们的爱
在遥远的大地向我输送
因此,我一次次被云的泪水打
湿眼眸
而我的光里,也曾隐藏着那些
欲说还休的文字
为了忘却,我时常以多种脸面
示人

曾经在树梢、池塘、井中……
也曾将朦胧的爱,注满诗人的
酒杯
我的一生,不过是一种虚妄
而你,只有在虚空中,才能抬
起头
才能,悄悄把我的语句和方言
在纸张中,复活一次

□彭涛
夜幕降临,我悄然登场
我把白光,落在树梢
落在屋顶,落在田野里
为孤独的人,点亮窗台。
谦逊的人,本性也是安静的
微风拂过河面,我的内心
踊跃小小的欢喜,我喜欢凝视
原野空旷,黑夜似墙。
我在高处,也在低处
在夜行人头顶,也在守望者心里
我借来光亮,与夜晚对话
我是一面镜子,也是镜子中的
自己。

□吴华
黑暗中
有多少仰望的目光
天空就有多少个不一样的我
向圆也向缺
更多时候
我像一弯镰刀收割着
时间里的无垠
与空旷
每个夜晚是一本薄薄的诗集
但并不在乎他们是否读懂一
个四十亿岁老人
银白须发上
空白的扉页上

□史焯
若问我的名姓
有人叫我秦时明月,我喜欢
秦始皇一统六合的霸气
听一听赵赵秦秦,复我河山。
天子像阳光,而我是
至阴至柔,活了千万年的孤独
物种
既善于倾听,又能保守秘密
所以世人对我叙相思,向我倒
苦水

我不说话,只默默陪伴。
当我孤独的时候,一把镰刀磨
了又磨
任你把酒问青天。
当我开心的时候,就会画大饼
然后有人轻吟“海上生明月,
天涯共此时”
有时,我是一盏灯
在黑夜里熬尽灯油,只为你寻
找光明
有时,我是一件衣裳
披在行色匆匆的人身上。
有时我还是一枚句号
挂在娘亲熟睡的窗台上。

□王相华
悬挂在天上日夜轮转,从未想过
有那么一刻,黑夜
交出最后灯火之后的安静。
我没有可以隐藏
当所有人,不断走出体外,顺
着各自梦境
游离生活之外
牛家寨总有一盏灯独自亮着。
像遇见圣贤,静坐或谈心
在时间的扉页上
时常会忘记自己身份的那个人
——也是一枚月亮
只不过,他们善于卷起利刃
修剪棱角,借助
六月晚风贯通明暗的经历
与细节

而这一切,唯有月光
与月光的对饮
才有吞下万条江河的生命气象

□冯玥瑛
那一晚,他举首、低头
以唐人姿态,用我
去研磨一个诗人的乡愁。
那一夜,他把酒、问天
以兄长身份,借我
与七年未见的子由共此时。
那一刻,他倚栏、徘徊
以男人情怀,怜我
情愫化蝶,不辞冰雪为卿热。
他们叫我月,可我
多希望他们在叫月之时
再加上一个亮字,一亮千年的亮。

